

SHAZILI De YaoJing

[英] 内斯比特

沙子里的妖精



84
22

Shazi Li De Yao Jing

南海出版公司

[英] 内斯比特

沙子里的妖精

韩云冬 /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子里的妖精/(英)内斯比特著;韩云冬译.-3版.

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0.1
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/朱自强主编)

ISBN 7-5442-1295-5

I. 沙… II. ①内… ②韩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526 号

沙子里的妖精

主 编 朱自强

责任编辑 温玉杰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 5352906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

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3 版 200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印 数 10001~18000

书 号 ISBN 7-5442-1295-5/I·223

定 价 1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沙子里的妖精

一	像花儿一样美丽	3
二	金币山	21
三	可爱的孩子	37
四	翅膀	53
五	丢失了翅膀	67
六	城堡和敌兵	77
七	包围攻击	88
八	高大的男人	98
九	长大成人	113
十	印第安人	124
十一	最后的愿望	135

动物会议

动物会议	149
------------	-----

沙子里的妖精

〔英国〕内斯比特 著
韩云冬 译

213



一 像花儿一样美丽

那所房子座落在离火车站十二公里远的地方，可是，那辆不太讲究的出租马车刚出发还没到五分钟，车里的孩子们便从车窗处探出小脑袋，迫不急待地问道：

“那所房子马上就到了吗？”

一路上，人家只是稀稀疏疏地分散着，每经过一所房子，孩子们都要齐声问道：

“喂！是这家吗？”

可是，哪一家都不是。最后，马车终于到了一个小山顶上，那所房子就座落在石灰场（英国有许多石灰岩，全国各地有许多开采的地方）和沙场的中间地带。房子是白色的，院子里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果园。马车到了家门口时，妈妈才说道：

“嗨！到家喽！”

“哇！多么白的房子啊！”罗伯特惊叹道。

“快看那些玫瑰花儿呀！”安茜娅急忙说。

“还有李子（一种西洋李子）呢！”杰妮忙补充道。

“简直太棒了！”西利路也很赞成。

五个孩子中最小的孩子也跌跌撞撞地要凑个热闹。这时，马车终于咔嚓一声停了下来。

刹那间，孩子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了车门，有的被踩着了，有的被踢着了，但是大家谁都不介意。奇怪的是，只有妈妈自己一个人自始至终不慌不忙，即使是下车时也是不紧不慢，稳稳当当地迈起步子下了车。她并不急着和孩子们一样兴奋地欢呼着四处转转，看看院子呀、果园呀、栅栏外的荆棘丛呀，还有那长满了绿草的草坪以及房子旁边儿早已断了流的泉水等等。妈妈一个人忙碌着，又是收拾行李，又是付车钱。



那所房子说起来也算不上漂亮，只不过很普通。在妈妈看来，它甚至有点儿不方便。家里不仅没有一件像样的搁板，就连像样的橱柜也没有，真够麻烦的。

不过，那所房子可是附近仅有的纯农家的房子。孩子们在过去的两年中，一次也没坐过去海边儿的旅游列车，他们一直是在伦敦市内度过的。因此，这所“白房子”在孩子们的眼里，那简直神圣得如同地上乐园的仙女宫殿一样。这是因为在伦敦这个地方，如果没有有钱的亲戚的话，简直就像监狱一样。

当然喽，伦敦也有商店呀、剧场之类的地方，可是，如果没有许许多多钱的话，不要说剧场，就连商店也去不起的。而且，在伦敦根本没有像树呀、沙子呀、森林呀、小河之类，既不怕打碎、又怕弄坏的，能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地玩耍的东西。此外，伦敦的房子也好、道路也好，或是直直的、或是平平的，形状很单调，可是农村的则大不相同，它们的形状千奇百怪，凹凸不一，别有情趣。

大城市里的孩子之所以要耍小孩子脾气，不听大人们的话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究竟孩子们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话呢？不论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是叔叔、阿姨，甚至老师和爷爷、奶奶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当然，他们也根本不想知道。不过我可知道为什么，而且我刚才也已经告诉过大家了，你们现在也该知道为什么了吧！实际上即使是农村的孩子，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不过，那可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。

一会儿，这四个孩子就被大人们支使着去忙着沏茶什么的了。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侦察完了院子和仓库，都觉得在这所白房子里，他们一定会过得很充实、很快乐。这一点在从他们第一眼看到这所房子时起，就已经猜到了。而且，在房子的后面儿，有一棵郁郁葱葱的茉莉树，上面开满了雪白的花儿，就像生日祝福的香水盒一样，散发出浓郁的清香。草坪也不像伦敦那种茶褐色的，而是闪着柔和的淡绿色的光泽。此外，走进陈旧的马棚可以看到，在接近屋顶处还有一垛干草。就这样，所有这一切都让孩子们越来越确信，这里将是玩的好地方。罗伯特在荡破秋千时，不小心摔

下来，脑袋上磕了一个鸡蛋大的疙瘩；而西利路在发现了一个像兔子窝的小房子时，毛手毛脚地被门上的钉子划疼了手指头。也正是在这时候，孩子们对这所房子的魅力更加深信无疑了。

而这里最最吸引人的地方，还是在于它没有不许去哪儿，或者不许干什么之类的规定。

白房子座落在山顶附近的地方，房子的后边儿有一片森林，右边儿是石灰场，左边儿是沙场。在远离山顶处的山脚下，还有烧石灰场、红屋顶的酿酒厂以及别的人家。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烟囱里便升起袅袅的轻烟，山谷仿佛罩上了一层金色的暮霭。烧石灰场以及酿酒厂也发出闪闪的金光，简直如同阿拉伯之夜的魔城一样神秘。

孩子们在这里生活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，就发现了沙精，大家是否相信这件事儿呢？

那是在沙场发生的。爸爸由于工作的原因，必须立刻去别的地方，在那之前，因为姥姥病了，妈妈前去探望一直没回来。爸爸和妈妈都是急匆匆出门的，所以家中寂寞得好像空无一人。孩子们无聊地从这个房间转悠到那个房间，望着满地的捆行李的碎纸屑和绳子头儿，突然觉得该干点儿什么。

最先提出建议的是西利路：

“喂！我们带着小铁锹去沙场挖洞吧！就像在海边儿那样。”

“爸爸曾说过，许多年以前，那里是大海，下面还埋着几千年前的贝壳呢！”安茜娅说。

于是，四个人便出发了。当然，西利路他们以前曾去过那儿，可是那只不过是洞的上面往下望望而已。因为进洞的事儿爸爸一旦发现，禁止以后再去沙场的话，那该多没趣儿。石灰场也同様。不过，沙场稍有不同，只要小心不从洞口掉进去，就没有危险。沿着运沙马车所走的路线，绕过洞口处，慢慢走下去就可以了。

孩子们各自拿着自己的铁锹，轮班儿背着最小的，进洞里去了。

沙场其实是一个很宽敞的洞。入口处长满了草，周围还开着

干巴巴的紫色和黄色的小花儿。洞里到处都是小沙堆，在洞的侧面儿把沙子挖出来就形成了一些小洞。在被截的侧面的上方，星星点点分布着的是燕子（一种在沙地上筑巢的燕子）家的大门。

孩子们用沙子做了一个城堡，由于波浪不断涌过来，护城河里积满了水，吊桥也被冲垮了，最后，大家一直到腰那儿都被水浸透了，像这类令人高兴的事儿如若不发生，大家会觉得不尽兴。

西利路在沙场的侧面挖了一个洞，说要在那里捉迷藏。可是其他三个人认为如果那样做的话，有可能被活埋。于是最后大家决定挖一条从城堡通到澳大利亚的竖洞。因为四个人都认为，世界是圆的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澳大利亚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都像趴在天棚上的苍蝇一样，倒挂在地球上。

紧接着，四个人便开始挖呀挖，一直不停地挖下去。终于，手开始发烧、变红，而且上面粘满了沙子，脸上也布满了汗水，晶莹的汗珠闪闪发光。最小的孩子竟然以为沙子是红糖，放进嘴里一尝不是，便不哭也不闹，一个人在盖了一半的城堡中疲倦地睡着了。就这样，四个哥哥、姐姐专心致志地挖呀挖，通往澳大利亚的洞已经挖得很深很深了，终于杰妮先提议说该停止了。

“一旦洞底儿突然掉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而且，我们一旦掉到澳大利亚的孩子中间，沙子迷进了那些孩子的眼里的话呢？”杰妮说。

“对呀，如果真那样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我们的气，扔石头打我们，而且，说不定他们不会给我们看袋鼠和澳大利亚的各种鸟儿呢。”罗伯特也说道。

西利路和安茜娅都知道澳大利亚绝对不会那么近，不过还是同意不用铁锹，用手挖。可是，即使用手挖，速度也很快。洞底部的沙子跟海边儿的一样又细又软，而且很干，此外，还发现了贝壳。

“哎呀！这儿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海中有小鱼呀、鳝鱼呀、珊瑚呀、小人鱼等等。”杰妮说。

“而且，还曾有船的桅杆、遭难的西班牙船上的宝物呢！我想找一找西班牙船上的金币。”年长的哥哥西利路说道。

“那些海水被送到哪儿去了呢？”罗伯特好奇地问道。

“小傻瓜，不是用水桶提走的！”西利路说，“忘了吗？爸爸曾说过，地球的表面变得很热——就像我们躺在床上感觉到热时一样——于是，地球就抬起了肩膀，这样，就如同毛巾被从我们身上滑落一样，海水便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裸露出的肩膀就变成了陆地。快，我们赶紧找贝壳吧！我觉得那儿的小洞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，说不定是一个遇难船只的锚呢！总之，这个澳大利亚的山洞有点儿太热了。”

于是，别的孩子们也都同意了，可是只有安茜娅一个人还在继续挖。安茜娅总是喜欢一旦做了，就要做到底，从不半途而废。安茜娅觉得，好容易挖的山洞，如果不一直挖到澳大利亚的话，太可惜了！

西利路他们的山洞一点儿意思也没有，既没有发现贝壳，也没发现沉船的锚，只发现了一段铁镐的把手，于是，探险的三个人觉得挖沙子累得有些口渴，正当有人提议回家喝点儿果汁时，安茜娅突然尖声喊到：

“西利路，快、快来看呀！还活着！要溜掉了！快来呀！”

三个人急忙跑了回来。

“一定是只老鼠。”罗伯特说，“爸爸曾说过，老鼠在老地方挖洞筑窝，那一定是只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海底的老鼠。”

“可能是条蛇。”杰妮发抖地说。

“证实一下看看，我们才不怕蛇呢！”西利路跳进了洞里。“我很喜欢蛇，如果真是蛇的话，我就驯服它，带着它到各处走，晚上也把蛇缠到脖子上睡觉。”

“那绝对不行，如果是老鼠的话养还可以。”和西利路同睡一个房间的罗伯特强调道。

“别说傻话了，那绝对不是只老鼠。”安茜娅说，“比老鼠大好多，也不是蛇，有脚呢！我真的看到了，而且，还长着毛呢！呀，不能用锹挖，别伤着他，要用手挖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说等着被他咬，那怎么能行！”西利路说罢便拿起

了铁锹。

“不行，西利路，那绝对不行。”安茜娅说，“而且，好像还跟我说了什么，是真的，我真的听到了！”

可是，西利路却说：“什么！”

“对了，是‘别再挖了’！”

“安茜娅有点儿发神经了。”西利路就和罗伯特二人一起开始挖，安茜娅站在洞口，又热又担心，坐立不安。男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挖着，不一会儿，在澳大利亚洞的底部，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大家都感觉到了。

于是，安茜娅大声说：“我不怕，让我来挖。”

安茜娅跪在地上，就像狗一下子想起自己埋骨头的地方似的，用两手挖了起来。

“啊！我摸到毛了，真的，我摸着毛啦！”安茜娅笑着叫道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从沙子里传出微弱的沙哑的声音，孩子们吓了一跳。

“别再挖了！”

那个声音说道。这一次，每个孩子都面面相觑，以此证实是否是误会。

“可是，我们想看看您。”罗伯特鼓足勇气说。

“求求您，快出来吧！”安茜娅也说道。

“嗯，既然你们请我出来……”

声音刚落，沙土便开始慢慢蠕动，不一会儿，洞底部就冒出了一个浑身长满茶色毛的圆圆的东西。那圆圆的家伙抖落了浑身的沙子，坐在地上，用两手揉着眼睛，伸着懒腰说：

“你们这样调皮，我怎么睡觉啊！”

孩子们围着坑口站着，瞅着这个紧盯着自己的怪物。那怪物很值得一观。他长着一对奇怪的眼睛，像蜗牛似的，长在长角的一端，就像望远镜一样，能自由伸缩；耳朵像蝙蝠的耳朵；圆圆的身体像蜘蛛的肚子；浑身长满了绒毛，胳膊和脚也长满了毛，手和脚像猴子一样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还带回家吗？”杰妮说。

那个奇怪的东西把长长的眼睛对着杰妮，紧盯着说道：

“这个孩子是总这样开玩笑呢，还是因为脑子里总想着奇怪的东西变傻了？”

那个奇怪的活物像嘲笑似地看着杰妮的帽子。

“这个孩子不是在说傻话！”安茜娅冷静地说道，“不知道您脑子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们谁也没打算说谎。您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们谁也没骗您。”

“和我开玩笑？我会害怕？瞧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乡巴佬似的。”

说着，那奇怪的东西便像要打架的猫一样，抖起了全身的毛。

“是啊！如果我们知道您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，我们或许会说一些不让您生气的话。”安茜娅又温柔地说道，“刚才说的这些话好像很让您生气，那么，您能告诉我们您到底是什么吗？请您不要生气，刚才我们是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是不知道啊！我也听说过世道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可是，你们这些孩子连出现在眼前的萨迷阿德也认不出来。”

“萨迷阿德，有点儿像希腊语，奇奇怪怪的。”

“是希腊语。”那个怪物煞有介事地说，“简单地说就是沙精，见了沙精你们还竟然认不出来。”

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失望，也满不高兴。于是杰妮急忙说道：

“当然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知道沙精了，一看到您，我们便知道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不是从刚才开始一直看着我的吗？”

说着，沙精变成了一团，想返回去。

“啊！请不要走，请再和我们说一会儿话吧！”罗伯特喊道，“我才虽然不知道您是沙精，但从见到您第一眼时起，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个从未听过的很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一听到这句话，沙精的情绪好像好了许多。

“你们如果讲礼貌，我跟你们说话也没什么，可是我可不愿意先发言。你们若能听话老实地提问，我或许能给予回答，但也许有的不能给予回答。快，有什么话快说。”

这样一说，无论是谁也無法馬上想到該問什麼。可是，想來想去，最後羅伯特問道：“您在這兒住多久了？”

“啊！很久很久啦！有數千年之久。”薩迷阿德回答。

“能不能把那些事兒講給我們听听？”

“那些事兒書上都寫着的呀！”

“可是，書上沒有提到您的事兒啊。”杰妮說，“把有關您的事兒給我們說說吧！我們對您一無所知，您是一個大好人。”

沙精摸着像老鼠一樣的胡子，臉上露出了微笑。

“求求您，快講講吧！”孩子們齊聲說道。

我們对那些完全陌生、甚至有些可怕的东西的适应能力和熟悉能力是很神奇的。这些孩子们在五分钟之前，还根本没想过世上有沙精这样的东西。可是，西利路他们就好像一生下来就和沙精认识似的交谈起来。

“啊！多么好的天气啊！和以前一样。你们最近在哪儿抓麦阿泰利阿姆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孩子们齐声问道，他们早就忘了“什么”是一种极不礼貌的问法。

“普泰罗达库路最近还能捕到很多吗？”沙精又莫名其妙地问道。

孩子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。

“你们早饭究竟吃什么？还有，谁给你们提供早饭呢？”

沙精有点儿不高兴啦。

“鸡蛋呀肉呀，吃面包喝牛奶，还有粥，妈妈给我们做早饭。您说的什么麦阿，还有什么普泰罗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竟然有人拿那种东西当早饭吃。”

“这就奇怪啦！以前大多数人早饭吃普泰罗达库路。那东西

是一种一半像鳄鱼，一半像鸟的动物，烘烤着吃，味道很鲜美，当时就这样。那时，当然有许多沙精，每天早上，人们就来捉沙精，沙精被捉到以后，就被迫帮助人们实现愿望。所以，这一带的人们在早饭前就早早地让自己家的男孩子到海边去。绝大多数都是家里的长子，他们被吩咐着，捉到沙精的话，要让他把麦阿切成做菜用的块状。麦阿是一种如象那样大的动物，身上有许多肉。另外，如果想要鱼的话，就要求一种身长约七米到十四五米的鱼，身上也有许多肉。想要鸟的话，也有一种体积极为庞大的鸟儿。除此之外，另外一些孩子们就随便采些别的东西。但是，人们在晚餐时，几乎都用麦阿。还有，那种大鱼的鳍很珍贵，尾巴可以做汤喝。”

“那样，后来会剩下好多好吃的吧！”将来想做贤妻的安茜娅问道。

“不，不，绝对没有那种事儿。剩下的东西，太阳一落山，就变成石头。所以，这一带到处都有麦阿的化石。”

“那么，您是从谁那里听到最近的消息的呢？”西利路问道。

可是，这样一问，萨迷阿德皱了皱眉头，长满毛的手开始急忙挖沙子。

“啊！稍等一下。请再给我们讲讲早饭吃麦阿的事儿吧！那时的世界跟现在一样吗？”孩子们一齐说。

萨迷阿德停下手来说道：

“不，那时和现在相差很大。我们住的地方曾都是沙子，另外，那时树木变成煤，有一种花开得足有小盘儿那么大——那些东西你们现在也能找到，只是都变成了化石。我们沙精一直住在海边儿，孩子们拿来石锹、石桶为我们造沙堡，那虽然已是几千年前的事儿了，但是，即使现在，孩子们也造沙堡，孩子们的嗜好很难改掉啊！”

“但是，您们为什么必须住在沙堡中呢？”罗伯特问道。

于是，萨迷阿德忧伤地说：

“那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。由于孩子们总喜欢在沙堡上挖洞，所以海水就顺着洞口流入，这样，沙精身体被浸湿，得了感冒，一感

冒,大多数的沙精就死去了。所以,沙精的数量越来越少。于是,人们一旦抓到沙精,就一定让他交麦阿,人们也越来越贪,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次还要等到何时才能抓到沙精。”

“那么,您湿过吗?”罗伯特问道。

“只有一次。”萨迷阿德颤抖着说,“我左上唇的第十二根胡须的顶端曾湿过一次。现在一碰到阴天下雨,那儿还痛呢!虽然仅体验过一次,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的重要的胡须见了太阳很快就干了,于是我便赶紧撤离了那个地方,急忙把家搬到离海边儿很远很远的地方,在一片温暖又干燥的沙滩上,深深地挖了一个洞,做为我的家。从那以后,海水也搬家了。好啦,我的话讲完了,不能再说了。”

“啊,请您再告诉我们一件事,您现在也能帮我们实现愿望吗?”孩子们急忙问道。

“当然能,刚才不是已经满足了你们了吗?是你们一个劲儿地说:‘出来吧!出来吧!’所以我才露出面来。”

“可是,我们还能再求您一次吗?”

“好吧!只不过得快点儿。我早已开始讨厌你们了。”

如果有人说要帮你实现三个愿望的话,你们也一定会为许个什么愿好呢而绞尽脑汁吧!有一则笑话是说一位老爷爷和老奶奶很蠢,把三个愿望都废了,那时,你一定会想,如果是我的话,我一定会马上许下一个最有用、最美好的愿望的,西利路他们也曾商议过好多次。可是现在突然有了机会,自己却反而不知道该许什么愿了。

“快点儿!”沙精萨迷阿德生气地说。

但是,大家谁也没想出来。只有安茜娅突然想起了自己和杰妮曾多次暗暗祈祷过的事儿。可是,安茜娅从未当着男孩子的面儿说过这件事,男孩子们一定不会同意。可那也比什么不说要好得多呀!

“您能不能把我们变得像花儿一样美丽?”安茜娅急忙说道。

萨迷阿德伸长了长眼睛,吸了口气,一刹那间,他的身体鼓得